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后汉历史演义

(三)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第三十六回摇 鲁叔陵讲经称帝旨 员
曹大家上表乞兄归
- 第三十七回摇 立继嗣太后再临朝 员
解重围副尉连毙虏
- 第三十八回摇 勇梁贍三战著功 员
智虞诩一行平贼
- 第三十九回摇 作女诫遗编示范 愿
拒羌虏增灶称奇
- 第四十回摇 驳百僚班勇陈边事 猿
畏四知杨震却遗金
- 第四十一回摇 黜邓宗父子同绝粒 源
祭甘陵母女并扬威
- 第四十二回摇 班长史捣破车师国 缘
杨太尉就死夕阳亭
- 第四十三回摇 秘大丧还宫立幼主 缘
诛元舅登殿滥封侯
- 第四十四回摇 救忠臣阉党自相攻 苑
应贵相佳人终作后
- 第四十五回摇 进李固对策膺首选 愿
举祝良解甲定群蛮
- 第四十六回摇 马贤战歿姑射山 怨
张纲驰抚广陵贼

第四十七回	立冲人母后摄政 毒少主元舅横行	元猿
第四十八回	父死弟孤文姬托命 夫骄妻悍孙寿肆淫	元猿
第四十九回	忤内侍朱穆遭囚 就外任陈龟拜表	元猿
第五十回	定密谋族诛梁氏 嫉忠谏冤杀李云	元猿
第五十一回	受一钱廉吏迁官 劾群阉直臣伏阙	元猿

第三十六回 摇摇鲁叔陵讲经称帝旨 曹大家上表乞兄归

摇摇却说阴皇后妒恨邓贵人，已被和帝察觉，随时加防，到了永元十四年间，竟有人告发阴后，谓与外祖母邓朱等，共为巫蛊，私下咒诅等情。和帝即令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会同掖庭令，捕入邓朱，并二子邓奉、邓毅，及后弟阴軼、阴辅、阴敞，一并到案，严刑拷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当即录述口供，证明咒诅属实，应以大逆不道论罪，定谏奏闻。和帝已与阴后不和，见了张慎等复奏，也不愿顾及旧情，便命司徒鲁恭持节至长秋宫中，册废皇后阴氏，徙居桐宫。鲁恭由侍御史擢至光禄勋，累蒙宠信。会司徒刘方坐罪自杀，继任为光禄勋吕盖，不久又罢，遂升恭为司徒。恭奉命废后，后已无计可施，只得缴出玺绶，搬向桐宫居住。长门寂寂，闷极无聊，即不气死，也要愁死。况复父纲仰药，弟辅毙狱，外祖母邓朱及母舅奉毅，并皆为刑杖所伤，陆续毙命。阴、邓两姓家属，都被充戍日南，单剩了自己一身，凄惶孤冷，且悔且愤，且愤且悲，镇日里用泪洗面，茶也不饮，饭也不吃，终落得肠断血枯，遽登鬼箠。宫人报闻和帝，总算发出一口棺木，草草殓讫，即日舁出宫外，藁葬平亭。邓贵人闻阴后被废，却还上书劝阻，和帝当然不从。贵人即自称疾笃，不敢当夕。约莫有好几句，有司请续立皇后，和帝说道：“皇后为六宫领袖，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可率尔册立？朕思宫中嫔御，只邓贵人德冠后庭，尚可当此！”这数语为邓贵人所闻，连忙上书辞谢，让与后宫周、冯诸贵人。好容易又是月余，和帝决计立邓贵人为后，贵人且让至再三，终因优诏慰勉，方登后位。宫廷内外，相率庆贺，梦兆

相法，果如前言。小子因一气叙下，未便间断，免不得中多阙漏，因再将和帝亲政后事，略述数条：和帝崇尚儒术，选用正士，颇与乃父相似。沛人陈宠，系前汉尚书陈咸曾孙，咸避莽辞职，隐居不仕，常戒子孙议法，宁轻毋重。及东汉中兴，咸已早歿，孙躬出为廷尉左监，谨守相训，未敢尚刑。宠即躬子，少为州郡吏掾，由司徒鲍昱辟召，进为辞曹，职掌天下讼狱，多所平反，且替昱撰《辞讼法》七卷，由昱上呈，颁为《三府定法》。嗣复累迁为尚书，与窦氏反对，出为泰山广汉诸郡太守，息讼安民。窦氏衰落，宠入为大司农，代郭躬为廷尉。躬通明法律，矜恕有声，任廷尉十余年，活人甚众。及躬病逝，由宠继任，往往用经决狱，务在宽平，时人以郭陈并称，交口揄扬。惟司空张奋免职，后任为太仆韩棱，棱以刚直著名，迭见前事，当然为众望所归。太尉张温因病乞休，尝荐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和帝进大司农张禹为太尉，征徐防为大司农。禹襄国人，族祖姑曾适刘氏，就是光武帝祖母，祖况随光武北征，战歿常山关；父歆为淮阳相。禹笃厚节俭，师事前三老桓荣，得举孝廉，拜扬州刺史。尝过江行巡，吏民谓江有伍子胥神灵，不易前渡，禹朗声道：“子胥有灵，应知我志在理民，怎肯害我？”言毕，鼓楫径行，安然无恙。后来历行郡邑，决囚察枉，民皆悦服。嗣转兖州刺史，亦有政声。入为大司农，吏曹整肃，及擢拜太尉，正色立朝，为朝廷所倚重。徐防沛人，亦有令名，祖宣父宪，皆通经术，至防世承家训，举孝廉，乃入为郎。体貌矜严，品行慎密，累迁至司隶校尉，又出为魏郡太守。和帝因张温荐引，召为大司农。适司空韩棱逝世，太常巢堪代任，未能称职，乃进防为司空。防留意经学，分晰章句，经训乃明。就是司徒鲁恭，亦以通经致用。恭弟丕更好学不倦，兼通五经。章帝初

年，诏举贤良方正，应举对策，约有百余人，独丕同时应举，得列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视事期年，政绩课最。擢拜青州刺史，后复调为赵相。门生慕名就学，追随辄百余人，关东人互相传语云：“五经复兴鲁叔陵。”叔陵即丕表字。旋复调任东郡陈留诸太守，坐事免官，侍中贾逵独奏称丕道艺深明，宜加任用，不应废弃，和帝乃再征为中散大夫。永元十三年，帝亲幸东观，取阅藏书，召见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讲解经义，丕亦在列。贾逵为贾谊九世孙，累代明经，至逵复专精古学，尝作《左氏传国语解诂》五十一篇，献入阙廷，留藏秘馆，入拜为郎；又奉诏撰《尚书古文同异》及《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诂》，凡十数卷，皆为诸儒所未及道，因此名重儒林。和帝迁逵为左中郎将，改官侍中，领骑都尉，内参帷幄，兼职秘书，甚见信用，盈廷俱推为经师。黄香为江夏人，九岁失母，号泣悲哀，几致灭性，乡人称为至孝。年十二，为太守刘护所召，使居幕下，署名门下孝子，香得博览经典，殫精道术，京师称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嗣入为尚书郎，超迁至尚书令。看官试想！这贾侍中黄尚书两人，一个是累代家传，一个是少年博学，平时讲贯有素，一经问答，统是口若悬河，不假思索。偏鲁叔陵与他辩难，却是独出己见，持论明通，转使贾黄两宿儒无词可驳，也不免应对支吾。和帝顾视鲁丕，不禁称善，特赐冠帻履袜，并衣一袭。丕谢赐而退，越日复上疏道：

臣以愚顽显备大位，犬马气衰，煨得进见，论难于前，无所甄明，衣服之赐，诚为优过。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准绳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

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情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广纳謇謇以开四聪，无令刍豢以言得罪，既显岩穴以求仁贤，无使幽远独有遗失，则言路通而人才进，人才进而经说明，天下可不劳而理矣！

为此一疏，和帝乃下诏求贤，令有司选举明经洁行，使侍经筵，且敕边郡各举孝廉。敕书有云：

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朕惟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看官阅此，应疑和帝既令边郡各举孝廉，何故限人限岁，严格如此？哪知孝不易得，廉亦难能，且边郡人民，华夷杂处，性质多半愚蒙，尚未开明文化，能有几个孝子几个廉士呢？这且无容细叙。且说凉州西偏，屡有寇患，叛羌迷唐，自被刘尚赵世等击走，奔往塞外，汉兵引归。廷议且谓尚、世畏懦，不敢穷追，应该坐罪，乃逮入诏狱，并令免职。谒者王信，代领尚营，屯驻枹罕；谒者耿谭，代领世营，屯驻白石。谭复悬赏购募，招诱羌人，羌众又陆续来归。迷唐见部众离散，复起惊慌，因遣人乞降。谭令迷唐自至，方可允许。迷唐不得已趋诣汉营，谭与信会同受降，且遣迷唐诣阙投诚，余众不满二千，统皆

饥乏，暂入居金城，拨给衣食。及迷唐入京，朝谒已毕，和帝令他仍居榆谷，不得再叛。迷唐未便多言，拜辞西行。到了塞下，却不肯再回故地，他想榆谷附近，汉人已造河桥，往来甚便，如何保守得住？因致书护羌校尉吴祉，托言种人饥饿，不肯远归。吴祉得书，还道他是真言，多赐金帛，令得余谷购畜，便即出塞。不料迷唐心变，至金城挈领部众，顺便钞掠湟中诸胡，满载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统皆坐罪，又致夺职还乡，改用酒泉太守周鲂为护羌校尉。永元十三年秋季，迷唐复至赐支河曲，率众犯塞。周鲂与金城太守侯霸，调集诸郡兵士，湟中小月氏胡，合三万人出塞，行至允川，未见羌踪。鲂安营驻扎，使侯霸前往探哨。霸骁勇敢战，在途巡逻，忽与迷唐相遇，毫不畏缩，即向前突阵，锐不可当，羌众慌忙退走，已晦气了四百多人，做了枉死的无头鬼。霸复驱兵追剿，急得羌众走投无路，多半匍伏乞降，共计有六千余口。迷唐只带了数百残骑，奔往赐支河北，伏匿岩谷间。及霸飞章告捷，汉廷因周鲂逗留，未曾与战，饬令还都论罪，擢霸为护羌校尉。既而安定降羌烧当种叛乱，由郡守发兵剿灭，没入妇女，尽为奴婢。于是四海及大小榆谷，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书献议道：

西戎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事。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杂种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兵不过数百人，窜走穷荒。臣

愚以为宜及此时 ,建复西海郡县 ,规固二榆 ,广设屯田 ,隔塞羌胡交通之路 ,遏绝狂狡窥伺之谋 ;又殖谷富边 ,省委输之役 ,国家可无西顾之忧矣 !

和帝览书 ,发交公卿会议 ,俱云可行。乃复置西河郡 ,即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 ,出屯龙耆。嗣金城长史上官鸿 ,复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 ,霸亦增置东西邯屯田五部 ,及留逢二部 ,总计得三十四部。功将垂成 ,后因安帝永初元年 ,诸羌复叛 ,竟至中辍。惟迷唐孤弱失援 ,终至病死。有一子款塞来降 ,户口不满数千 ,西陲暂得少安。至若西北一带 ,自从班超抚定西域 ,各国归命 ,变乱不生。惟超由明帝永平十六年 ,奉命西行 ,直至和帝永元十二年 ,尚未得归 ,先后约三十载 ,超年将七十 ,思归故里。适值超掾史甘英 ,奉超令欲赴大秦 ,行至条支 ,西临大海 ,为安息人所劝阻 ,中道折回 ;安息国献入狮子 ,及条支大鸟 ,超因遣子勇偕同外使 ,共诣洛阳 ,特拜疏乞归道 :

臣闻太公封齐 ,五世葬周 ;狐死首丘 ,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 ,千里之间 ,犹且如此 ,况远处绝域如小臣 ,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 ?蛮夷之俗 ,畏壮侮老 ,臣超犬马齿歼 ,常恐年衰 ,奄忽僵仆 ,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 ,尚十九年 ,今臣幸得奉节 ,带金银 ,护西域 ,如自以寿终屯部 ,诚无所恨 ;然恐后世或因臣沦没西域 ,举以为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愿生入玉门关。老病衰困 ,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 ,令勇目见中土 ,亦所慰心。望阙哀

鸣,伏冀垂鉴。

这疏呈入,和帝因超居西域,得外人心,急切无人可代,只得暂从搁置,俟后再图。转眼间又是二年,超久待朝命,杳无消息。但闻妹昭入宫续史,为后宫师,因特寄与一书,继令设法求归。昭本善文,援笔立就奏章,伏阙上陈。略云: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奔走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创痍,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尚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顾目前,莫肯远虑,如有猝变,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效,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遥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若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猝之忧,

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如国家何？妾冀幸超家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无任翘切待命之至。

和帝见了此奏，不禁感动，乃召超还朝，命中郎将任尚代为都护。超欣然奉命，与尚交代。尚问超道：“君侯在西域三十余年，远近畏怀，未将煨承君后，任重才浅，还求明诲！”超喟然道：“超已年老，耳目失聪，任君屡当大任，经验必多，何待超言？但既承明问，敢不竭愚！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类，皆因平时犯罪，徙补边屯；戎狄又性同禽兽，难养易败，今君来此抚驭，他不足虑，只性太严急，还宜少戒。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改从简易，宽小过，总大纲，便可收效了！”尚虽然谢教，心下却未以为然，待超去后，私语亲吏道：“我以为班君必有奇谋，谁料他所言止此，平淡无奇，何足为训？”遂把超言置诸脑后，不复记忆。超至洛阳，诣阙进谒，和帝慰劳数语，令为射声校尉。超素患胸疾，至是益剧，入朝不过月余，便致告终，年七十一。和帝遣使吊祭，激遗颇厚，令长子班雄袭爵。小子有诗咏道：

外羈外域望生还，奉诏登途入玉关；
老病已成身遽逝，此生终莫享余闲！

班超如此大功 ,生虽封侯 ,死不予谥 ,那宦官郑众 ,居然得加封为翊乡侯 ,真是有汉以来 ,闻所未闻了 !欲知后事 ,试看下回续叙。

经者常也 ,六经即常道也。圣贤之所以垂训 ,国家之所以致治 ,于是乎在。自秦火一炬以后 ,简残编断 ,得诸燹余者 ,往往阙略不全。汉儒重兴经学 ,意为笺注 ,已失古人精义 ;但先王之道 ,未坠于地 ,则犹赖汉儒之力耳。鲁丕在东观讲经 ,能折贾黄二宿儒之口 ,当非强词夺理者可比。本回特从详叙 ,所以表章经术 ,风示后世。经废则常道不存 ,安在而不乱且亡也 ?班超有抚定西域之大功 ,年老不得召归 ,幸有同产女弟之博学贞操 ,为后宫所师事 ,方得以一篇奏牒 ,上感九重。至超归而月余即歿 ,孤死首丘 ,吾犹为超幸矣 !夫苏武归而仅为典属国 ,班超归而仅得射声校尉 ,至病逝后 ,并谥法而且靳之 ,汉之薄待功臣久矣 !无惑乎李陵之降虏不返也 !

第三十七回 立继嗣太后再临朝 解重围副尉连毙虎

摇摇却说郑众封侯，乃是汉廷创例，和帝因他诛窦有功，班赏时又辞多就少，所以格外宠遇，竟给侯封。哪知刑余小人，只可备供洒扫，怎得视若公卿？就使郑众驯良可取，有功不矜，究不能封他为侯。貶讥作俑，这便是教猱升木，引蚁决堤。光武帝辛苦经营的天下，要为了郑众封侯，自启厉阶，终落得七乱八糟，不可收拾呢！话休叙烦，且说永元十五年，孟夏日食，有司以阴气太盛，奏遣诸王就国。原来和帝性情友爱，遵循乃父故事，令兄弟留居京师。及有司奏请遣发，和帝尚不忍分离，有诏作答道：

日食之异，责由一人。诸王幼稚，早离顾复，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凯风”之哀。选儒之恩，知非国典，且复须留。

未几又是冬日，和帝出祠章陵旧宅，令诸王一律从行。祠毕后大会宗室，饮酒作乐，备极欢洽。嗣又顺道进幸云梦，至汉水滨方拟再诣江陵，忽接到留守太尉张禹奏章，乃是谏阻远游，和帝乃还。清河王中傅卫儻，与清河王庆并同随驾，沿途索贿，得千余万缗，事被和帝察觉，派吏鞠治，并责庆不先举发。庆答复道：“儻位居师傅，选自圣朝，臣本愚昧，但知言从事听，不便纠察，所以未得先闻。”和帝听了，颇以奏对合宜，待抄出卫儻私赃，一并赐庆。庆辞让不许，乃拜受而退。太尉张禹，亦得蒙特赏，此外留守诸官，及随从诸臣并各赐钱帛有

差。会岭南例贡生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互相传送,昼夜不辍。临武县长唐羌,具陈贡献劳苦情形,且请和帝勿重滋味。乃有诏禁止贡献,飭太官毋受珍羞。越年司徒鲁恭,因事免官,迁司空徐防为司徒,进大鸿胪陈宠为司空。又越年改号元兴,大赦天下,凡宗室因罪削籍,并得赐复。既而雍地忽裂,时人讶为不祥。待至十二月间,和帝不豫,逐日沉重,竟至告崩,享年只二十七岁,在位一十七年。当时储君未立,后宫生子多殇,往往视宫中为凶地,遇有生育,辄使乳媪抱出宫外,寄养民间。及车驾将崩,群臣尚未知皇嗣下落,无从拥立,不得不禀明邓后,请旨定夺。邓后却知后宫生子,遗存二人,长子名胜,素有痼疾,未便迎立;少子名隆,生才百日,已在宫外寄养,乃即令迎入,立为太子。当夜即位,尊邓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不到半月,便已改岁,定年号为延平元年,进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邓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入居禁内,乃令张禹留卫宫中,五日一归府,并擢光禄勋梁鲟为司徒,使继徐防后任,备位三公。封皇兄胜为平原王,奉葬和帝于慎陵,庙号穆宗。总计和帝在位十七年,英明仁恕,有祖父风,少年即能摒除窦氏,收揽权纲;后来尊儒礼士,纳谏爱民,凡蠲租减税,赈饥恤贫诸诏,史不绝书;遇有灾异,辄延问公卿,谕令极言得失,前后符瑞,得八十一处,皆自称德薄,抑而不宣。可惜天不假年,未壮即歿。只晚年荣封郑众,以致宦官继起用事,这乃是和帝一生遗累,种下绝大祸根。丧葬既毕,清河王庆等,始俱令就国。庆追念和帝德惠,衔哀不已,甚至呕血数升,力疾就道。邓太后格外体恤,许得置中尉内史,所赐什物,皆取自和帝乘舆,俾作纪念。且因嗣皇幼弱,恐有不测,乃留庆长子岵,与嫡母耿姬,仍居清河邸中,以

备非常。一面使宫人归园 ,特赐周冯两贵人策书道 :

朕与贵人托配后庭 ,共欢等列 ,十有余年。不获福物 ,先帝早弃天下 ,孤心茕茕 ,靡所瞻仰 ,夙夜永怀 ,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外园 ,惨结增叹 ,《燕燕》之诗 ,曷能喻马 ? 其赐贵人以王青盖车采饰 ,辂驂马各一驷 ,黄金三十金 ,杂帛三千匹 ,白越四千端 ;冯贵人未有步摇环珮 ,亦加赐各一具 ,聊为赠别 ,不尽唏嘘。

周冯两贵人 ,奉策拜赐 ,辞别出宫 ,至园寝中陪侍山陵去了。邓太后复接连下诏 ,大赦天下 ,凡建武以来得罪被锢 ,皆复为平民。又减节太官导官尚方内署所供服食 ,自非陵庙祭祀 ,食米不得导择 ,朝夕惟一肉一饭 ,不得妄加。郡国贡献 ,悉令减半 ,斥卖上林鹰犬 ,蠲省离宫别馆米炭 ,所有掖庭侍女 ,及宗戚没入诸官婢 ,一律遣归 ,各令婚嫁。会因连月下雨 ,郡国或患水灾 ,即敕二千石据实详报 ,为除田租刍藁 ,不得欺隐。各处淫祀 ,不入祀典 ,概令罢免。这都是邓太后初次临朝的美政。既而司空陈宠病歿 ,命太常尹勤为司空 ,且进虎贲中郎将邓翊为车骑将军。翊系邓训长子 ,为邓太后亲兄 ,表字昭伯 ,少时为窦宪府掾 ,及女弟立为贵人 ,乃与诸弟并为郎中 ,和帝尝欲加封邓翊 ,为邓后所推让 ,故迁官止虎贲中郎。及后既临朝 ,遇有一切政务 ,不能不引翊入议 ,较免嫌疑 ,因擢翊为车骑将军 ,仪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公 ,汉官中向无此名 ,自翊为始。翊颇知敛抑 ,且受祖父邓禹遗训 ,居安思危。但女弟既为太后 ,年仅花信 ,不便屡见大臣 ,自己托在同胞 ,出入较便 ,只好

勉强受命 , 就职任事。光阴易过 , 又是仲秋 , 那小皇帝竟感冒风寒 , 仓猝夭殇 , 年仅二岁 , 殡殓崇德前殿中。邓太后忙与藜密商 , 议及继统事宜。好在清河王庆子祐 , 尚留邸中 , 当由邓太后创议迎立 , 藜亦赞成。再由藜商诸公卿 , 亦无异言 , 便夤夜使藜持节 , 用王青盖车迎祐入宫 , 先授封长安侯 , 然后准备嗣位。邓太后即下诏道 :

先帝圣德淑茂 , 早弃天下 , 朕奉嗣皇 , 夙夜瞻仰日月 , 冀望成就。岂意猝然颠沛 , 天年不遂 , 悲痛厥心 ! 朕惟平原王素婴痼疾 , 未便继承。念宗庙之重 , 思继嗣之统 , 惟长安侯质性忠孝 , 小心翼翼 , 能通诗论 , 笃学乐古 , 仁惠爱下 , 年已十三 , 有成人之志。亲德系后 , 莫宜于祐。《礼》：“昆弟之子犹己子。”《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以父命辞王父命 , 其以祐为孝和皇帝嗣 , 奉承祖宗 , 案礼议奏。

公卿等依诏定义 , 复奏进去 ; 又由宫中撰就策命 , 交付太尉张禹 , 引祐受策。当由禹对祐宣读道 :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 , 皇太后曰 : 咨长安侯祐 , 孝和皇帝 , 懿德巍巍 , 光于四海。大行皇帝 , 不永天年 , 朕惟侯系孝章帝世嫡皇孙 , 谦恭慈顺 , 在孺而勤 , 宜奉宗庙 , 承统大业。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后 , 其君临汉国 , 允执厥中 , 一人有庆 , 万民赖之 ! 皇帝其勉之哉 !

张禹读罢，持策与祐，祐拜受后，再由禹奉上玺绶，乃拥祐即皇帝位，是为安帝。公卿以下，循例谒贺。但因安帝年甫十三，未能亲政，仍由邓太后临朝。越月将崇德前殿的殡宫，奉葬康陵，幼主无谥，且无庙号，只称作殇帝罢了。安帝本与嫡母耿姬，同居清河邸中，帝既入承大统，耿姬不便独留，邓太后即使中黄门送她归国。惟安帝生母叫作左姬，左姬字小娥，有姊字大娥，系犍为人，伯父圣坐妖言伏诛，家属俱没入掖庭，二娥当然在列，并有才色，小娥更善史书，能词赋，为众所称。会和帝命赐诸王宫人，清河王庆素闻二女艳名，特贿托宫中保姆，求得二娥。好容易得遂心愿，将二娥拨至清河邸中，庆得左拥右抱，其乐陶陶。小娥有娠生子，便是安帝。相传安帝幼时，屡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蟠护床中，近视又复不见，因此称奇。年至十岁，好学史书，和帝亦叹为奇童，暇辄召见，与谈文字。只大小二娥，却是始终薄命，做了清河王的姬妾，还是没福消受，一对姊妹花，相继沦谢。到了安帝入嗣，二娥已逝世有年了。清河王庆，就国逾年，也是形销骨损，病入膏肓，至耿姬返后，病即垂危，乃嘱清河中大夫宋衍道：“清河土薄，不堪茆葬，我意欲至我母坟旁，掘穴下棺。自思朝廷大恩，尚应赐筑祠室，俾得母子并食，魂灵有所依庇，死后亦无遗恨了！”说至此，即令宋衍缮就遗表，乞将骸骨赐葬亡母宋贵人旁，越宿竟逝，年才二十有九。遗表传达京师，邓太后也觉含哀，函遣司空尹勤持节，与宗正同往吊祭，特赐龙旗九旒，虎贲百人，饰终典仪，尽仿东海王强故事。一面使掖庭令送左姬遗棺，与庆合葬广丘，谥曰孝王，长子虎威袭封。越年为永初元年，邓太后又封宋衍为盛乡侯，并分清河为二国，封虎威弟常保为广川王，这且待后再表。且说车骑将军邓毅，自与太后定策立嗣